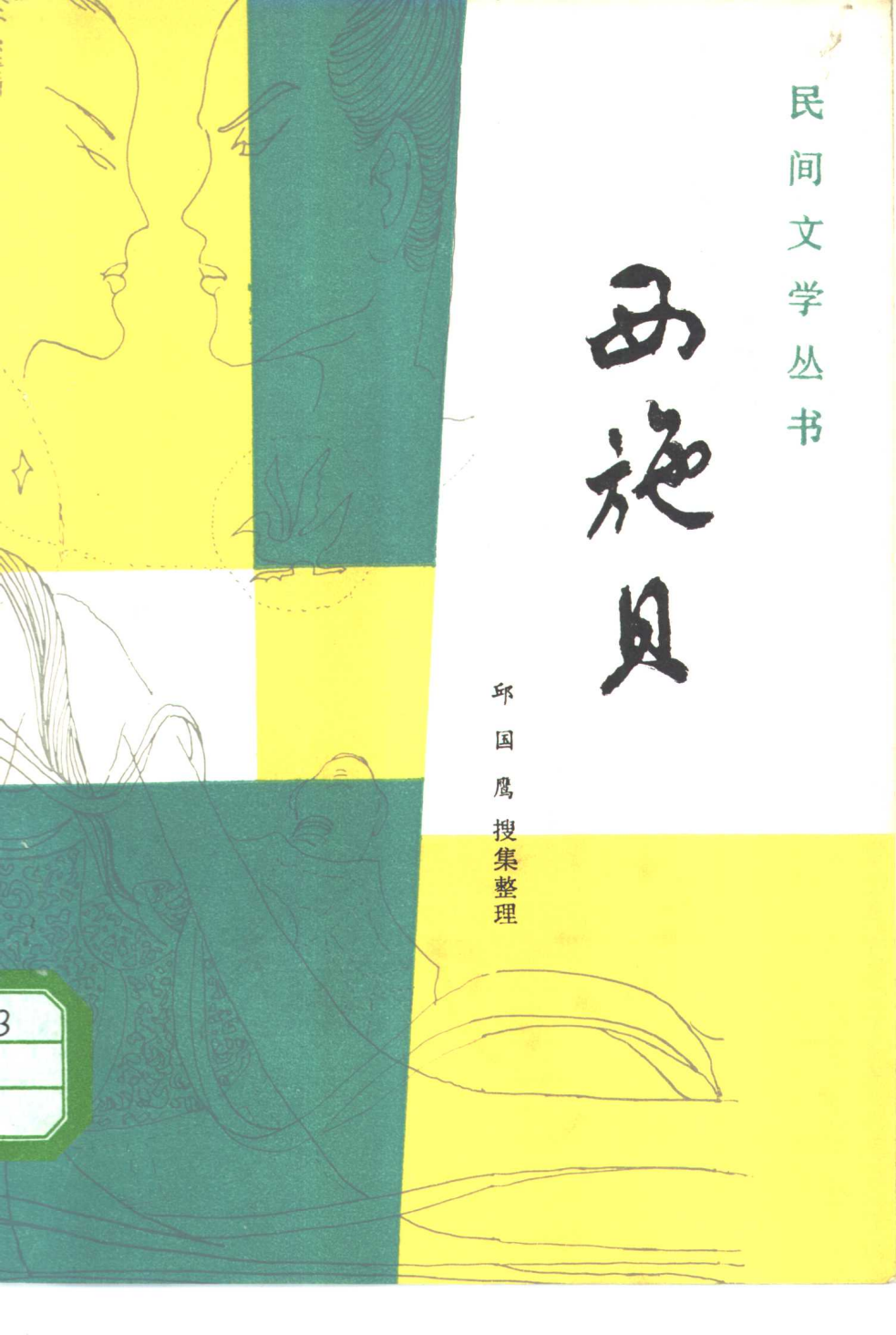


民间文学丛书

西施

邱国鹰搜集整理



民间文学丛书

西施贝

邱国鹰 整理

福建人民出版社

一九八四年·福州

民间文学丛书

西 施 贝

邱国鹰 整理

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

(福州得贵巷27号)

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

三明市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毫米 1/32 4印张 75千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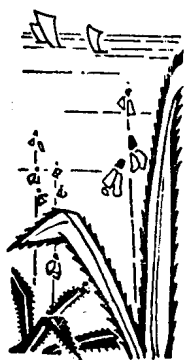
1985年8月第1版

1985年8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5,530

书号：10173·696 定价：0.40元

目 录



西施贝.....	1
乌贼婆献珠.....	6
黄鱼奇案.....	10
盐.....	14
龟版胶.....	18
珍珠.....	24
鳗鲡.....	28
醋爬.....	32
河豚.....	36
蟹.....	40
海带.....	44
鸬鹚菜.....	52
鲛鱗.....	55
蚶子.....	59
牡蛎.....	64
玳瑁.....	69

鱼耳石.....	74
黄花鱼.....	77
蛤壳粉.....	83
海狗肾.....	87
鲤鱼.....	91
红鱼窝.....	94
海浮石.....	99
鲎尾	103
海马	108
浅谈中草药传说	邱国鹰 114

西 施 贝

早年，在东海岸三垅山的顶上，住着母子俩。他们家穷呵，没有一寸山地，没有一块船板，全靠儿子阿全下海滩捡海贝换点蕃茹丝，东凑西挪过日子。

海边的孩子懂事早。十五岁的阿全又勤劳，又善良。他每天不等潮水退尽就早早到海滩上摸蛸捡贝，直到潮水上涨了才迟迟回家，每天都能捡到满满的一篮子。他十分爱惜幼小的海贝，常常是捡到手，又重新把它们放回海，一面放，一面还自言自语地说：“回去吧，等长大了再来！”

阿全的爸死得早，娘忧伤过度，又独自支撑门户吃尽千辛万苦才把孩子拉扯大，所以身子十分衰弱。一年夏天，天热气闷，阿全娘只觉得心烦身燥，病倒在床。没过两天，身上长起疥疮。这疮也怪，手上的疮还未愈，腿上又发，胸前的疮刚要结疤，后背的疮又流脓了，弄得全身又疼又痒。阿全着了慌，求了许多土药方，都不见效，眼见得娘一天天躺在床上呻吟的苦痛模样，阿全十分伤心。

一天，阿全早早起了身，看看潮水将要退尽，忙赶到海

滩。他想多捡些海贝，卖点钱给娘撮药。别看阿全年纪不大，已经下了七年海滩啦，对花蚶的洞，蛤蜊的穴，竹蛏的孔，都辨认得一清二楚。平常只要寻着洞穴，照着摸下去，准能挖到海贝。可是今天却怪，找了大约有吃半顿饭的工夫，平展展的滩面却没找着一个洞穴或孔隙。阿全一面寻找，一面惦着家里生病的娘，又着急，又伤心，不觉流泪了，两串热滚滚的泪珠一直掉落到海滩。

忽然，在阿全泪珠落下的地方，露出一个象针孔一样的小孔隙。他心里一喜，伸手狠劲往下摸，触到一个硬梆梆的东西，提出来一看，是个从没见过的海贝：薄薄的外壳呈三角形状，壳顶淡紫，外沿黄褐色，亮光光的，真好看哪！阿全看了一眼，想想这海贝样子倒好看，可惜太小了，也许刚离娘胎不久哩。他不忍心捡走，叹了一口气，顺手轻轻一丢，说：“你去吧！”

那海贝一落到海滩上，滚了两滚，忽地一下子变大了。不一会，两扇外壳“叭哒”一下掀开了，跳出一个美丽的姑娘！阿全猛地被惊呆了。

姑娘笑咪咪地望着阿全说：“好心肠的姆儿^①，我是海贝仙女，为了答谢你爱惜幼贝的情意，特来为你娘治病。姆儿，快带我去吧！”

阿全听说海贝仙子要为娘治病，高兴得什么也不顾了，深一脚、浅一脚地从海滩奔跑回家。一路上，只见那美丽的仙女脚不沾地，飘飘悠悠地紧跟着赶来了。

^①姆儿：方言，即孩子。

进了家门，阿全娘正重一声、轻一声地呻吟着。海贝仙女看看病情，点了点头，不慌不忙地舀了一碗清水，用汤匙在自己的舌尖上轻轻一刮，又在水里搅了几搅，刹时一阵清香溢满草寮。海贝仙女端着这碗水，扶起阿全娘，让她喝。阿全娘只觉得这碗水清丝丝、鲜滋滋，第一口喝了，透心凉；第二口喝了，一身轻；第三口喝了，只见疥疮纷纷脱落，连一点疤痕都没留下。

阿全娘的病好了，她“啊呀”一声下了床，拉着阿全就要跪谢，却被海贝仙女一把拉住了。她笑吟吟地说：“阿婶，别客气了，要谢，还得谢你这个好心肠的儿子哩！”

阿全见仙女的药这么灵验，想：“每一年六月暑天，岛上的乡亲常害疥疮，受了不少苦。要是他们也能喝上这种水，多好呀！可惜碗里只剩一小口了！”

海贝仙女看阿全在一旁想得出神，就问他还有什么事要相助。阿全红着脸，把自己的心思讲了出来。海贝仙女付了一付，说：“难得你有这样好的心肠，时时惦着众乡亲，这事行啦！”说着，端起碗，轻轻一泼，碗内剩下的清水“哗”地一声早飞出门外，不远不近，不偏不斜，正巧落到海滩上。海贝仙女微微一笑，说了声：“明年六月天，海滩再会吧！”竟又飘飘悠悠地出了门向海滩而去，一忽儿就无影无踪了。

“好事无翅飞千里。”海贝仙女治好阿全娘疥疮病的消息，很快传开了，大家都感激、怀念救人苦难的海贝仙女。第二年六月，阿全记着仙女的话，早早到海滩上，等了好多

天，再也没见到海贝仙女，却在海滩上找到许多象针孔那么细小的孔隙，从这些孔隙里挖出的海贝，跟去年海贝仙女藏身的那种贝一模一样。用这种贝烧成的汤，又清又鲜，能去热解毒，治疥疮、治痧气都很灵验。

说起来也真奇怪哩，这海岛少说也有一百多个海滩，独有三垅海滩才产这种贝。大家明白了，海贝仙女用阿全娘喝剩的那一口清水，变成了年年生、年年长，挖不尽、取不竭的海贝，又能当菜，又能当药，给海边人家留下一味宝哩！大家说，海贝仙女比西施还美，又是从舌尖上点化成的药，就把这种贝取名为“西施舌”，也叫“西施贝”。我们这一带海边人图方便，干脆叫“西施”了。

刘 伟（62岁，渔民）口述



乌贼婆献珠

以前，有个叫海旺的打鱼人，他出世不久就死了阿爸，全靠娘一口干、一口稀地把他抚养成人。海旺知道娘的艰难，十分孝敬她，重的活路自己干，好的吃食让给娘。两人相依为命苦度光阴。

海旺娘四十岁那年，忽然染上一病。这个病发在心窝口，平时象有一把火直烧心肝，饿了，钻心痛；吃了，呃酸水。那时还没有胃病这个名，土郎中称这病叫“心口痛”，说是“饭袋坏了。”海旺见娘常常俯身按肚，苦眉苦脸的样子，比自己吃了鱼胆还苦、还难受。他四处求医寻药，请了不少郎中，都没能把娘的病治好。看过的郎中都摇摇头说：“男人只怕吐鲜血，女人只怕呃酸水。这种病难治哩！”就这样一拖拖了半年多。这年冬天，海旺娘身子更衰了，躺在床上起不来。

一天，西北风稍息了。海旺划着船出海撒网，紧手紧脚转了半天，才捕到半小筐杂鱼。这一点鱼卖了，换番薯丝，不够三餐吃的；换药给娘服，不够两次煎的。他看看船舱，

叹叹气，想起娘熬了十几年，吃了多少苦，才把自己养大，可自己这么个五大三粗的后生，没啥孝敬娘亲，眼下连她的病痛都没法除，真对不起她啊！海旺越想越伤心，鼻子一酸，趴在船舷边痛哭起来。

海旺一哭就是大半天。他哭得悲恸恸的，太阳听得难受，悄悄躲到山后去了；海浪听得难受，慢慢静歇下来了。天色将暗，潮水要退，海风吹来一阵阵冰凉。海旺正要划船回家，忽然听到“哗啦啦”一阵响，从大海浮上一个黑乎乎的东西。仔细一看，嗨，是一条比小船还大的乌贼婆。

乌贼婆游近小船，问：“小后生^①，听你哭得凄凄惨惨的，到底为了什么事伤心？”

海旺停桨收泪，叹了一口气，回答说：“我娘生病啦！我只有娘一个亲人，眼见得她的病越拖越重，我怎不伤心！”

乌贼婆说：“难得你对长辈这样孝顺，不知你娘得的是什病？”

海旺紧皱眉头说：“郎中说是心口痛，老是烧心，呃酸水。”

乌贼婆一听，甩了甩长须，高兴地说：“唔，是这种病啊，那我倒有法子治哩！”

海旺听说它有法子，就象一网捕住千斤鱼，笑了，忙问：“真的？”

乌贼婆说：“小后生，实话告诉你吧，我是龙王府的乳母，替龙王养大了三个龙子四个公主，也犯了象你娘那样的

^①后生：方言，即年轻人。

病。龙王念我劳累辛苦，给了我一颗定水珠，嵌在背骨上，专门制酸水。嵌下不久，我的病就好了。我看你一片诚心，是个厚道孝顺的孩子，这颗宝珠就转送给你吧！”说着，从头顶拔下一把金钗，转过背，让海旺挖珠。

海旺接过金钗，从乌贼婆背上伸进去，在骨板上轻轻地挖呀挖，挖了一阵，只削下一堆粉来，却不见有什么宝珠。

乌贼婆见他轻手轻脚的，半天还没有挖到宝珠，急了，大叫：“用力挖，用力挖！”

海旺不忍刺痛好心肠的乌贼婆，听这一声大叫，心慌了，只听“叭”一声，金钗折断啦！定水宝珠没挖到，连粉也削不出来了。

乌贼婆回转身，见海旺挖了好一会没挖到宝珠，船板上只有一堆粉末，想了想说：“嗟呀，一定是宝珠嵌入的时间长久，化作粉了！也罢，你先把这些粉煎了给你娘服下，试一试，看灵验不灵验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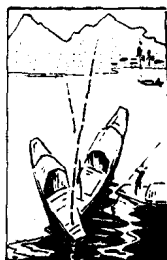
海旺对着乌贼婆连磕三个头，感谢它相助，依依不舍地目送着它回归大海。

回家后，海旺把珠粉分几次煎调给娘服，娘的病果然慢慢有起色，不久就痊愈了。海旺高兴啊，逢人就称赞乌贼婆，讲述乌贼骨粉的妙用。这一传，大家才知道，原本到处飘浮四处丢弃的乌贼骨板，还有治呃酸水、心口痛这样的大用场哩！这样，乌贼骨板治胃病就传下来了。

据说，乌贼婆后来还活了很久很久。直到现在，打鱼人在冬天还能捕到一种乌贼，它的骨板是凹的，中间有一道被

削了的痕迹，臀部还有根象刺一样的东西，就象是折断了的金钗。据说它们就是乌贼婆的子孙后代哩。

张利福（68岁，民间草药医师）口述



黄鱼奇案

有一个不孝顺的媳妇，老嫌弃婆婆年纪大、身子弱，不能干活光吃饭，只指望她能早点死去，少一张嘴巴省一份粮。可这婆婆人老筋韧，剩粥剩菜吃在肚里，冷言冷语忍在心里，挪过了一天又一天，一点也看不出要“归天”的气色。

媳妇急得熬不住了，一天，趁丈夫出海打鱼，找到邻村的郎中，求他说：“我家那老不死的，又懒又脏，我侍候不了啦！求求你教我一个方子，让她早一点不声不响地归天去吧。事情成了，我一定重重感谢你！”

郎中是个善心懂理的人，哪肯干这种伤天害理的事呵！他正想一口回绝，可转想一想：“不行，我要回绝了，她会再去求别人，说不定断送了老人的性命。还不如设个法子蒙一蒙，先稳住，慢慢再劝她回心转意。”

主意一定，郎中就对媳妇说：“这事好办，我教你一个方子，用黄鱼烧胡薯^①给你婆婆吃，每天一次。吃上三七二十

^①胡薯：方言，即马铃薯。

一天，药性积多了，自然发作出来，死了以后还看不出痕迹哩！不过，只怕你天天侍奉，做不到呵！”

媳妇得了药方，好不欢喜，一连声说：“做得到，做得到。只要老不死的能早点归天，我什么都愿做。”

回到家，媳妇剖了条黄鱼，切了一半下锅，又削了几个胡薯掺下烧，煮了一会儿，柴草烧光了，她掀开锅盖一看，汤还没滚哩，连锅盖也没顾盖上，连忙出门外抱一捆荞麦秸接着烧。很快，黄鱼胡薯汤烧熟了。她盛了满满一碗，冷冰冰的脸上挤出三分笑，装出孝敬的模样，端给婆婆说：“娘呀，小辈没有什么孝敬的，这一碗鱼汤，你趁热吃了吧！”

婆婆平日看惯了媳妇的白眼，今天见她这副模样，觉得真是“正月初一出圆月——怪啦！”她不晓得媳妇今天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，又不敢推辞，颤抖抖的接过去，细嚼慢吞地把鱼汤吃得净光。她放下碗筷不久，哎哟，不得了啦，只觉得脑壳发昏，肚皮剧痛，一阵阵象刀绞一样，一时间天旋地转，惨叫了一声，“扑通”摔倒在地，断气了！

这一来，媳妇十条魂魄丢了九条半，手脚全乱啦！邻居们闻声过来一看，嗨，老婆婆七孔流血，分明是被毒死的。联想到这媳妇平日的作为，断定是她害死的，二话没说，推的推，拉的拉，把媳妇扭送去见官。

县官听说出了人命案，不敢马虎，连忙升堂开审。两旁衙役一声吆喊，媳妇吓得手脚象筛糠一样，抖个不停。她知道瞒不住了，只得把向郎中求药害死婆婆的事抖露出来。于是，县官即刻传令把郎中拘捕到案。

郎中被拘到衙门，连声喊冤。他说：“我这是好心偏遭天雷轰呵！我怕这媳妇用别的法子对婆婆下毒手，才设了个药方蒙蒙她。黄鱼烧胡薯是一帖滋补方子，根本不会吃死人的。不信，我愿当堂验试！”

县官晓得这郎中平日有些好名声，听了他的辩解，半信半疑，令衙役到后堂煮了碗黄鱼胡薯汤端上来。郎中接上手，一拨筷子，毫不犹豫地“唏唏嗦嗦”一下子吃了个碗底朝天。吃完了，咂咂嘴，还打了个饱膈。过了好一阵，人还是好端端的，半点事也没有。

县官发怒了，惊堂木一拍，指着媳妇道：“呸，大胆恶妇，害死婆母，还竟敢当堂诬赖好人！快招，你到底用了什么毒物？”

媳妇跪在地下吓得直磕头，颤颤抖抖地说：“民妇该死，除了照用郎中的方子，确实没再用别的什么毒药了。若有半句虚假，情愿千刀剐、万刀刷！”

一会，县官派出的差人回来禀报，查遍药铺，近几日没卖出什么毒药，附近郎中，也没有为这媳妇开过别的药方。面对这个棘手的疑案，县官犯难了。

郎中也觉得奇怪。他仔细一想，既然药方没有改换，那会不会在煎熬时出了什么纰漏？于是请求县官说：“医家用药，讲究煎制的法子。依小民之见，何不让她把鱼汤烧煮的经过情形，依照原样做出来看一看，或许可以勘破此案。”

县官皱着眉头想了一阵，没别的好法子，只得依允。县官、郎中和一班人来到媳妇家，看着她把剩下的半条黄鱼和